



琴台客聚  
潘明珠

### 何物「德先生」!

高速看完 40 多集的《覺醒年代》，此劇是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的獻禮劇。全劇製作認真，由劇本、選角、到場景、道具都在水準之上，難怪能在新世紀出生的中國小孩中間火紅。按宣傳材料說是以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元培和毛澤東為主角，時代背景則是 1919 年「五四運動」前後數年之間的歲月。若以戲份論，當以「南陳北李」為主。陳獨秀於 1919 年在《新青年》雜誌提出「德先生」（德莫克拉西）和「賽先生」（賽因斯），是將「Democracy」和「Science」這兩個概念的音譯賦予人格化的形象，影響深遠。後來「民主」和「科學」兩個意譯取代了音譯。今時大部分中國人對「兩位先生」認知，可以簡略概括為：「民主」包括了「民主思想」和「民主政治」；「科學」則指近代的「自然科學法則」和「科學精神」。

由最初以音譯認識德賽二先生，到改為意譯談民主、談科學，有沒有缺失呢？筆者是搞中英雙語翻譯的。由觀看《覺醒年代》，想起了「德莫克拉西」，再想起差不多十年前一位年輕朋友的一問：「你同意中國儒家思想，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民主政治嗎？」筆者很喜歡與年輕朋友交流意見，不過遇上類似「封閉式問題」（Close-ended Question），常會用「反客為主」的辦法應對。當時先問：「你知道以最粗略計，中國有幾多種儒家思想？」再問：「你知道現今世上有幾多種民主政治？」沒有給「同意」或



思旋天地  
思旋

### 「雙減」教育的培訓形式

9 月新學年已開學了，同學仔們你們準備好了嗎？差不多近兩年時間，疫情影響各級同學因而在上課時間未有如正常的校園生活，多在家裏以網上形式完成課程。據聞，有些同學因常在網上學習而用壞了眼睛，學童近視惡化了，不在少數。

因停課而產生後遺症者也不少，最常見的是幼稚園生和小一，因自理能力低，甚至是綁鞋帶也未能自理，更不懂上廁所等等。其實，開學了回到校園上課，我們都擔心孩子們能否適應生活習慣的改變，家長們又憂慮子女是否適應校園生活呢？關鍵在於疫情後課堂的新嘗試，還包括老師的情緒和教學方法，最重要的是老師和家長都要鼓勵學生建立自信，用親和力引導同學們好好溝通，一同學習，不感生疏。看來，老師們和家長們都需要一同努力。

孩子們是我們的未來，教育下一代是我們應負的責任。尤其在長時期疫情下生活，除了要顧及下一代的知識傳授之外，更要注重孩子們的心理情緒和身體健康。近期受社會關注的是重視教育學生識國情、守法治。顯然，公民教育在學校裏是相當重要的課題。能否取得預期效果，教育工作者肩負重要的角色。遺憾的是，有一小撮教育界人士未能熟悉國情，缺乏愛國愛港心。



心窗常開  
潘明珠

### 抽絲剝繭 辨清俠義

一向以簡約而富寓意，演繹不同劇種皆出色有創意的 7A 班戲劇組，近日公演了別出心裁的《俠客列傳》。編劇一休博士從《史記》、《搜神記》等中國文學經典，選取 5 個男男女女俠客故事，以創新輕快手法，改編成劇場演出，非常有意思。

舞台上甫開場先由榕樹頭「講故佬」以 Rap 說唱方式，帶觀眾投入古代情境，並強調要解開俠客鮮為人知之懸疑謎團，切合了青少年好奇勇於探索之心，饒富情趣而且先聲奪人！

戲劇與文學能融合和對話確有好處，青少年藉觀劇接觸及進入文學世界，易激發少兒主動深入閱讀，啟發思考，達至體驗式的學習，有利成長。

編劇一休選了女俠紅線、李寄、遊俠大刀王五及朱家、郭解為主角，原來是基於他們 5 人的故事，能傳達此劇的總主題。

劇場並不平鋪直敘去講俠客故事或說教，而是由幾個講故佬穿插其中，並着墨於不同角色的處境、內心抉擇和行動，於緊張關頭，又大賣關子，常以一句「且待下回分解」，讓觀眾反思，自我尋出俠義精神是什麼？

例如李寄居住的小村，每年都要送童女上山祭巨蟒蛇，因村民懼怕巨蛇食不飽會下山襲擊村民，李寄同情送去蛇口的女孩，扮男子日夜練武，一心為斬蛇救女。她自告奮勇上山，但父母愛女，不讓她去；李寄偷走嗎？還是盡孝聽父母話？

大俠朱家，明知窩藏罪犯可致死罪，卻犯險大肆藏匿亡命逃犯，他藏匿項羽的大將季布，並非不怕牽連全族被殺，而是認為季布可助朝廷強國愛民，他眼中輕利而重民福祉。大刀王五是清末名鏢局的鏢師，為人仗義，廣結天下連士，因敬佩鼓吹革命反腐敗清廷的譚嗣同，不惜深入險境助他，連自己生命也不顧……劇本隨情節層層推進，經抽絲剝繭後，5 個俠客的行動及抉擇，則對抗抗命運，清晰呈現俠之大義，為國救民。

觀眾看見各主角堅守正義，對俠義觀念，及成為俠客需要之條件、正義忘私之心等，自然理解了。俠客，豈止武功高強，只管打殺，最重要的是為他人不惜己身，大刀王五朗誦譚嗣同的絕命詩：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兩崑崙」，大家都凜凜然感受到明辨是非正氣、俠客堅守正義的偉大精神！此劇之可貴，正在於給予青少年以活潑形式認識古典文學，並促使他們成長為富正義感、善良的人，能以正義善行為做人宗旨！



翠袖乾坤  
余似心

### 世界骨髓捐贈者日

踏入 9 月，有很多我們要關注的日子，但對於摯友小鳳來說，9 月第三個星期六的「世界骨髓捐贈者日」（World Marrow Donor Day）是她人生其中一個最觸動的日子，也讓她生命得以延續。她說：「除了感謝無私大愛有心人外，亦想身體力行推廣骨髓捐贈，讓更多同路人如我般幸運地遇上『第二生命』，在人生下半场活得精彩！」

小鳳託我分享她的故事，以推廣捐骨髓救人：「身患淋巴瘤的我，2017 年不幸復發，除了做苦苦的化療控制病情外，唯一根治希望便是接受骨髓移植，否則再次復發可能性命不保。由於兩位胞姐的血液與我配對不成功，只得向紅十字會『尋覓有緣人』資料聯絡求助，過程中有喜也有憂，首先在美國找到合適捐贈者，如順利將造血幹細胞運來需耗費約港幣 40 萬至 50 萬元，對我來說是個沉重經濟負擔，也不想連累家人太多，曾想過放棄。在這進退兩難之際，幸運地醫院告知在香港找到一位年輕無私大愛的捐贈者，他的骨髓與我成功配對！天啊，人

海茫茫竟然就在這裏尋着這位有緣人！那一刻我的心情既驚喜，惟恐捐贈者身體突然有什麼變化或臨時改變主意等等，心情忐忑……感恩我於 2018 年 6 月順利地完成骨髓移植，雖然治療和康復過程極為艱辛，若沒有這位救命恩人，我的人生可能已畫上句號，『因有愛，才有我』。身體流着他健康的血，我脫胎換骨，現在的人生下半场活得非常精彩！」

「捐骨髓救人」就是給受髓者和他們家人帶來曙光，希望有更多同路人像摯友小鳳一樣能獲『第二生命』。紅十字會的「香港骨髓捐贈者資料庫」正等待你的加入！



百家廊  
賴春蕾

### 思鄉的路

母親從廣東遠嫁到福建近 50 年了，不管經濟條件多麼拮据，每年正月初二回娘家的日子，她總會義無反顧地奔向故鄉。

曾幾何時，母親回鄉思鄉的路是那樣的漫長與無奈，攢了一年 365 天的希望，只在每年的正月初二，才有了理直氣壯的藉口，才有了不顧一切的決心，在擁擠顛簸的客車轟鳴聲中，在輾轉的換車甚至披星戴月的步行中，踏上回鄉的行程！那是何等的激動與不安！又是何等的艱難啊！

猶記得，黎明前的黑暗中，天寒地凍，冷風呼號，母親領着我們，拎了大包小包，一路緊趕慢趕，生怕趕不上車；猶記得，人頭攢動的車站，孩子哭，大人叫，甚至還有公雞的鳴叫，緊張喧嘩得好像在逃難！臨上車時，大家更是急得沒了章法：車票拿好了沒有，孩子跟緊了沒有、行李落下了沒有……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被人流裹挾着勉強擠上車，還有心急的人直接從車窗爬了進去！售票員急吼吼地把乘客往裏趕，空出的過道，立刻又被擠得水洩不通。

「叮鈴鈴」，車子終於要出發了！人們一直緊繃的神經這才鬆弛下來，開始左顧右盼，談笑風生。濃重的鄉音，把這些遠嫁的媳婦們提前帶回了家鄉！她們興奮地說着家長裏短，車廂裏的喧囂再次把人們包圍。這時的熱鬧是安心的，期盼的！

老舊的客車在千瘡百孔的柏油路上費力地前行。有的乘客開始享用遲到的早餐，各種食物的味道，伴着嗆鼻的柴油味、雞糞味，車廂裏漸漸瀰漫起一股讓人聞之欲嘔的味道！母親不時作嘔吐，卻因為胃是空的，只是乾嘔；我也昏昏欲睡，強忍着胃裏的翻騰，只盼着一覺醒來，已經站在堅實的土地上，不用再忍受這等折磨！

最後的一段路要翻山越嶺，還要走田埂小路。當時年幼的我，總是一個勁地埋怨：外婆家怎麼這麼遠啊！哎，要是有雙翅膀就好了！母親也總是說：快了快了，翻過前面這座山就到了！

到達外婆家時，每每已經是晚飯時分。外婆已經做好香甜的飯菜等我們了！精疲力盡的我，立刻大快朵頤，滿足得渾身上下每個細胞似乎都在呻吟。這才是我心中的美好生活啊！

舅舅是全村第一個擁有電視機和摩托車的人。他承包了果園，種了許多沙田柚，還有一口魚塘，生活富足。而且他家的小糧倉總藏着許多好吃的食物。那時的我，對舅舅家的生活充滿了無限的嚮往。

年復一年，滄海桑田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人民生活日益幸福。我也早就實現了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豐衣足食。而母親思鄉的路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天變通途：九曲十八彎的環庫公路修起來了，不用再渡船過河；橫亙在省界的高山，推出了一條康莊大道；水庫上方架起了龍湖大橋，曾經要花費近 2 個小時的路程，縮短至 20 分鐘；曾經的水路兼程，直變陸路通達；永定到洪山的班車，也早成為了歷史，因為家家戶戶基本都有了小轎車。

龍湖大橋通車後，我們特意開車陪着母親回趟娘家。向來暈車的母親，這次卻精神抖擻，一直看着窗外飛掠的景色，指點江山：看，那些青磚白瓦的小樓、別墅，以前都是低矮、破舊的泥房；這兒以前都是一片荒山，現在都是石板廠；啊，這泥濘的鄉村小道也都鋪上了水泥路了……母親還在憶苦思甜，外婆家到了，看看手錶，一個小時還不到！

母親思鄉的路愈來愈短，母親思鄉的情卻愈來愈長。母親這條思鄉的路，見證了我們的祖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征程！見證了人民一天天走向美好生活的奮鬥歷程！



網人網事  
狸美美

### 長在牆上的「啃小族」

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恰好是 9 月 1 日「開學日」。儘管有文獻說，9 月 1 日開學這個傳統已經持續了 100 多年，但詭異的是，這屆家長們就像從未經歷過一樣，突然之間掀起了「送娃開學」的花式刷屏狂潮。她們一面在朋友圈裏以凡爾賽式文風表達着「神獸終於歸籠、可算有了自己時間」的甜蜜嫌棄；一面被媒體拍到爬滿了校園的圍牆，一個個手扒腿夾挺立牆頭，緊張兮兮地盯着操場上參加開學禮的自家神獸，同時不忘全程錄影……這真的讓小狸百思不得其解，敢問下午不就放學回家了嗎？這又真是所為何來。

看着那滿牆的家長，小狸忽然想起一個詞：啃小族。

「啃小族」者，與「啃老族」一樣，一個是靠爹媽養活，一個是靠子女養活，具體到某些年輕家長身上，就是靠未成年神獸們養活。這並非什麼奇聞，隨便一搜就會知道，它甚至已經蔚然成風，更是很多年輕父母們的「夢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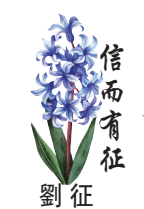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，在抖音、小紅書、微博、淘寶等社交平台上，我們看到正有愈來愈多的「少兒網紅」、「童模」冒出來。他們或美或萌，秀着各樣才藝，熟練地和粉絲互動。他們當中，有相當一部分頂流都有着共同的特點：「符合大人的審美和情趣」。這種「大人的審美和情趣」包括化着精緻的妝容甚至是能教大人化妝、穿着大牌雜貨的兒童比堅尼或者縮小版的大牌套裝、學大人說話、表演吃播、被故意嚇得哇哇大哭等等。雖然做這些事並不是他們的喜好，但一點

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的父母喜歡，並可以帶來可觀的收入。就比如前一陣被爆經常遭母親打罵的 3 歲淘寶童模，每年的收入就將近百萬。

當然，肯定不是每一個長在牆上的父母都是以看搖錢樹的眼神盯着牆內，但孩子是普通人的父母就沒有在啃小嗎？非也，很多家長其實是另一種情法：啃感情。用句爛俗的話說就是：「我一直以為是孩子離不開我，其實後來發現是我離不開孩子。」

我們身邊更常見的情況其實是這樣的：可憐的神獸們怕的是尚在襁褓之時，就要隨時配合爹媽，尤其是媽媽們的明拍、暗拍以滿足她們晒炫的需求。僅以小狸的朋友圈為例，裏面出現過哭着練大提琴的孩子、表演武術大劈叉的孩子、一臉無奈抱着獎狀被擺拍的孩子、長相漂亮被他媽從早到晚偷拍的孩子、正生着病一臉痛苦的孩子，以及不幸有個溺兒的娘直到小學四年級還在發他露點洗澡照的孩子……這些帖子裏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是高興的，他們甚至從來都喪失知情權，在既不知道也不情願的情況下被長期公之於眾。而他們的父母，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盯住他們、圍住他們、發布他們，以感受自己的存在。

怎麼養孩子是一門學問，恰到好處的情感和羈絆才是藝術。通關的要訣是率先明白孩子和自己都是兩個獨立的人，各自的世界都應該能容得下其他屬於各自的焦點。深愛但不勒索，支撐但無壓力，方是上品。不管怎麼說，如果為娘的爬上了圍牆，這種獸得有多累。



信而有征  
劉征

### 費繞多爾

這兩天讀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，裏面有一個人物費繞多爾巴普洛維奇，是主角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父親。看多了中國式父親，譬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我總是將父親的形象具體到李安電影裏的郎雄。不魁梧，卻很安全。

費繞多爾不是這樣的父親，他絮絮叨叨，鮮廉寡恥。為了從女人身上撈錢，他拐了一個又一個富家千金。生出了 3 個兒子德米特里、伊萬和阿廖沙，卻決意不管他們，直到一些親戚實在看不下去，把幾個孩子都接走了。

這麼個父親，全然沒有一點父親的樣子。按道理，他不該有好運。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給他安排了一個富裕的生活，讓他拿妻子的嫁妝去投資，並把他塑造成一堆頗具掙錢天分的人。所以這個人就變成了這樣：在外人眼裏，他只是一個小丑，被所有人瞧不起，但這並無礙於他擁有財富和安穩度日。

他能夠在俗世當中如魚得水的武器，正是他的無恥。任何人，只要跟他待在一起，就會不由地展示出自己身上的缺陷。就好像他是一面照妖鏡，專門照向人性的缺點。或者

更確切地說，他深深地洞察了每一個人的劣根性，並以無賴的方式來誘導出這些惡。於是，在這種低到塵埃裏的姿態當中，他成功將你拉到他一樣的泥沼，並因為次次取勝而證明了人性本惡這件事。這麼說起來，他簡直是個惡的實踐哲學家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歡在自己的小說裏安插一個這樣的角色。在很久之前，當我讀《白癡》的時候，就看到過一個類似的人——列別傑夫。那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個患有癲癇的少年公爵，善良卻無法融入上流社會。可小說裏的一個小人物列別傑夫更特別。他一貫阿諛逢迎，恨不得跪下來舔每一個人的腳。但當情節行至中段，你才慢慢發現，這樣一個小丑，在所有人一起去度假的時候，只有他和書中最有錢的將軍有度假別墅。

這是多麼大的反差！我當時簡直詫異不已。這個情節不符合我們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，這類人用的無恥讓所有人鬆懈，以至於覺得跟他在一起就不必遵守道德，因為這個人本身就沒有道德感。而我們和他一起所起到的化學作用，是我們變得很

放鬆，甚至醜態百出。甚至於，我們會依賴這樣的人去辦一些自己不敢去做的事。然後再自我欺騙，說：「既然我沒有直接去做，無恥的不是我。」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這種無恥作為參考，實際上是要來講述每個人身上的惡。從某種意義來說，無恥之徒只是惡的中介。他不傳播惡，只誘導。

像這樣的人是不能當主角的。倒不是說人品太差就只能去給人作配。我們知道，即便那些壞人，當我們把目光對準他們的時候，你也能發現一些可圈可點之處。可無恥之徒無法成為主角。因為身為主角，必定要有一點當仁不讓的氣概。也就是說，他得有一點點自我掙扎的意識。可費繞多爾這種人，是生怕別人對他有一絲絲的期待的。他喜歡躲在暗處，並把別人也拖進去。

如此說來，無恥之人的存在，倒不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而是我們的需要。要消除這種無恥，除非你變成一個正直的人。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說法，就是摒棄那些先人為主的判斷，對人寬容並保持接受的態度。這樣，無恥之徒就會因無法獲得惡而無惡可做了。